

097 / 否极	18	
	19	泰来 / 103
109 / 因为骄傲	20	
	21	不能到达的彼岸 / 115
121 / 爱是责任	22	
	23	包子? / 127
133 / 路人	24	
	25	幸福是什么 / 139
145 / 破茧	26	
	27	吵架 / 151
157 / 以结婚为目的	28	
	29	是爱吗? / 163
169 / 放他走	30	
	31	勇气 / 175
181 / 想一想	32	
	33	我们分手吧 / 187
193 / 尾声	34	

有人说不爱了



你要你拿去

陈冶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，一口气回复了七八封邮件，才停下来喝了口水。

新闻都长脚，再不想提的事只要发生了，也难免会被传出来。

电话响起来，陈冶把杯子放在左手边的侧柜上，谁知拿话筒时带翻掉在地上。幸好杯里没剩多少水，只是杯柄断了。陈冶把它捡起来，摸了摸断裂处，这是星巴克的咖啡杯，丈夫何志伟送的。指尖被不规则的碎片划到，微微有点疼，她拿纸巾按住伤口，随手把杯子和碎片扔进了垃圾桶。

三十二岁的陈冶，集团公司大区域经理，有房有车。

不就是自家男人劈腿嘛，她冷笑，这事现在多得很，就算发生在自己身

然虚假，毕竟仍在。但她相信何志伟同样不习惯，他离了温暖的窝，没带上他的飞利浦三头剃须刀、熨得服服帖帖的衬衫。比起来，她至少仍待在小窝里，谁比谁更不自在？

陈冶没打电话也没发短信找他回来。虽然，她比任何时候都想被他拥抱，想他轻轻拍着她的背，说“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的”，但是，如果不切掉变质的那部分，她宁可不要了。



失恋事大

面对黄微的疑似关心，陈冶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他和我的问题，就是久了厌了，没她也会有别人，我找她做什么？”

黄微又问：“如果他回头，你是否会原谅他？”

正好车开到地下车库，陈冶没吭声，直至泊进车位，熄火拔下车钥匙才回答：“原谅。”她头也不抬地说，“但他不会回头，所以也不需要我原谅。”

陈冶嘴上说不恨第三者，可该种豁达仅仅出于后天修养的控制。从内心深处来说，她非常想扯下脸拉住小三头发狠狠踹几脚，痛快淋漓一场。可惜无论理智还是情感，她都不能接受自己做出如此行径。理智告诉她，加于小三的任何拳脚，只会让人瞧不起；情感在说，她素质好，不跟小三一般见识。

了七点，终于听到母亲摆早饭的声音，揭开一天的开始。

“我对不起父母，从小被他们捧在掌心长大，为了一个男人难过成这样。可我管不住自己……”沈珏答应母亲，不喝酒，好好爱惜自己。她也能熬住不打电话、不发短信，但还是做了些无聊的事：看情敌的博客、淘宝购买记录……所有情敌出现过的地方，她都想走一走。“她”爱穿diesel牛仔裤，她也去专卖店买了两条，不就两千多一条嘛，你瘦，我比你更苗条；“她”用Sisley，她去买了套LA MER，反正不比你差；“她”在淘宝买的每件东西，她都跟着买。

不知不觉，这成了她晚上的最大乐趣：开电脑，看对方有没有新的脚印，然后踩着对方的脚印跟着走。

不做无聊之事，何以消遣有生之涯？她宽慰自己：“总有一天我会好起来。现在，且寻乐子。”

在刷爆信用卡前，沈珏被顾海东打断了不可告人的乐趣。她接到他的电话：“沈珏？”听到他的声音，她说不清自己是欢喜还是忧伤。

然而他只是告诫她别再这样：“Move on，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明白吗？”



饭碗更大

沈珏曾经想逃离所有能想起他的地方。她和上司黄微谈过。

黄微被她搞得头都大了，手下九员大将，有快生孩子的，有孩子已经八九岁的，还有两个近三十未婚将婚的，正指望沈珏做第二梯队头排，大小姐大清早跑进来第一句话却是：“黄姐，我想辞职。”

黄微跟陈冶的立场不一样，后者是隔岸观火，而她可得把握住下属的想法，所以一听就无声骂了句粗话。失恋了不起啊！

和客户产生工作外的感情，本就违反公司内部规定。好在沈珏人缘不错，连总裁也知道销售部有个小姑娘叫沈珏，再加上没影响工作，所以遮遮掩掩的也就过去了。

破镜难圆

沈珏被黄微打足了气，兴头头冲向目标，天天在MSN上换签名：“如果有天我变得冷漠，请记得我曾经单纯过。”“什么时候我能够重新拾起欢颜？我问神。神说，只要你想。”“以后的时光应该会很长，长得足以让我忘记你，长得可以给我时间再喜欢一个人，就像当初喜欢你一样。”

陈冶看得乐，小朋友就是小朋友，现在的年轻人又早熟又晚熟，十七八岁的说爱啊爱的，二十五岁的无所畏惧发表爱情宣言。要换她做此等事，没等别人抗议，自己先拿顶帽子挡住脸，什么年纪做什么事。到她的年纪，只有努力跳出圈外，用局外人的眼光找自己在这段婚姻关系中犯的错。陈冶在职场摸爬滚打近十年，不怕错，怕的是不认错，失败的原因可以有多种。人不能

之中，匆匆又是一日，所有琐事如露亦如电。今年的销售竟如天气般冷清，愁的不是没合同上门，而是账款回笼问题。她摇头，雨天要少思多动，多想报表上数字难看，后果是引发无可收拾的忧虑。

可不想工作又能想什么？家事？

昨晚何志伟没回曾经的家，仅给他母亲打了电话。陈冶在房里听见婆婆“嗯嗯”应着，也不知他如何应付老人，反正与她无关，然而不知怎么，就是翻来覆去失眠了。

他俩婚后收支独立，房子贷款各付一半，水电费她来，其他吃饭购衣之类他买单。陈冶对投资没兴趣，但偶尔提些建议：“你那支股票跌到不能再低了，不如再买两万股拉低成本。已经丢进去那么多，也不在乎多亏几万。要是钱不够，我正好有十万存款到期，只管拿去补仓。”

那是两人最后一次温情流露，他还说了些工作上的烦恼，她细听后一一分析。某某不够正气，好打小报告，抓住他的基本需求——升职，想必能将其收至麾下；某某能力虽强，主见更大，不宜对其太好；某某是新手，带教虽然辛苦，但略给些甜头可令他充作马头卒，可以多看顾几分。他听得连连点头。陈冶苦笑，他表面赞同，不定心里怎么想，很可能把她定性为城府深沉，否则也不会在事发后口口声声认定她刻意为难。

这些心计，她哪里用在他身上？否则，她哪里没办法对付他们？

操心事只能想十分钟，陈冶洗漱完毕准备出门，外头餐桌上已放着煮鸡蛋和白粥。公公端着小菜从厨房出来，一碟雪菜炒豆瓣，一碟凉拌莴笋，“小冶，随便吃点再上班。”盛情难却，老人明显按她口味做的早饭。陈冶看看时

我身为女性，自认细心、勤奋、谨慎、忠实度高，整组人如果女性多了，未免过于保守，欠缺冲劲。

理由不充分，意思却很明确：不要。

总监明白有能力的下属多少有点小性子，只要不碍大局，这都没关系，何况此处不收，另外还有三处可以收呢。转眼间陈冶闪过许多念头，不过没耽误她向新来的上司伸出手，“欢迎，请多指教。”

对方从容地伸出手，轻轻一握，放开，“请多支持。”

人生的无奈，永远在于你已经尽力控制，可不由控制的事偏偏接二连三地发生。正当陈冶为未来几年无升职希望而欷歔时，手机响了，来了坏消息——何志伟母亲胆结石发作，吐到黄胆水都出来了，何爸爸急忙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。

这种时候陈冶不能扔下办公室就走，新来的副总监第一天来，她就不在公司，人家怎么想呢？

陈冶定定神，赶紧打电话给自己的妈，请她去看下情况。陈冶妈是个能干人，见亲家母捂着肚子面孔蜡黄，立马跑去找医生商量安排住院病床，理由是急诊室环境差，不利于病人休息。她好话说尽，居然要到了间二人房。陈冶到时，自己母亲和亲家公商量明早开刀的事，何妈妈则躺在床上哼哼唧唧。偏偏何志伟还没到。陈冶心里虽然气，但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说什么，站起来去医生办公室问病情。

何妈妈的胆结石已生了十几年，期间也发作过几次，医生建议开刀，但都被她忍住了。这次发作来势汹汹，据何爸爸说昨晚半夜开始痛，痛到今天

火烧眉毛

陈冶说清这件事，整个人轻松许多，许久以来头回睡了场好觉。谁知第二天接到坏消息，何家祸不单行，何志伟的父亲出事了。上了年纪的人经不起劳累，何爸爸陪了几天病人，早上起床头晕，进洗手间时脚滑，把额头撞在洗手盆上，缝了六七针。何志伟未开手机，何妈妈把电话打到陈冶那。

陈冶早上有重要的会议，但苦笑之余也只有立马去医院的分。总不能为何志伟的缘故叫老人吃苦，她自问学不来他的无情无义。等何志伟赶到她再去上班，十点开会，她足足迟到二十分钟。

新来的副总监阮明年，第一次召集的全体销售经理大会上，陈冶的迟到格外显眼。

口中的“从前”是去年，“学校”指的是幼儿园。沈珏觉得有趣，小孩子已经开始知道“朋友”二字。

有莹莹打岔，吃饭时气氛欢快，以至于父母欣然应邀进行当晚第二场，到别人家里继续聊，也不管还在下雨。

双方家长相谈甚欢，沈珏手里被塞了一大堆瓜子花生。张家晨坐在斜对角，无声地递纸巾倒水，偶尔加入长辈的谈话，听上去就是纯良敦厚的好青年。沈珏对顾海东没办法，不代表对别人没辙。

她斯斯文文地剥零食看电视，对他投来的笑容视若无睹。不信冷不走你，她想。

人缘人法，第二天张家晨来家了。沈珏下班，发现张家伯母和他坐在客厅里和沈爸爸聊天，沈妈妈亲自下厨做菜。要知道母亲平常不动油烟，家中晚饭全交给钟点工阿姨的。

沈珏硬着头皮尽了基本礼数，厚脸皮的他解释：“本想直接打电话约你，觉得不够礼貌，还是先登门拜访，希望得到伯伯和阿姨的允许，同意我约你出去。”

沈珏抽口凉气，晕，有没有搞错？第一，对他，她一点没动心；第二，这年头需要父母之命吗？

谁知自家老爹听了满意得不行，笑得慈祥啊。趁长辈不留意，她狠狠剜张家晨一眼：别以为走高层路线有用。

他回了个没事人似的笑容，恨得沈珏后槽牙磨了几下。

别说，张家晨这招挺管用的，从那天起，他天天来沈家报到。有沈珏父

母的支持，沈珏既不能赶他走，还得保持表面的礼貌，跟这位仁兄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。

“销售很辛苦吧？一个公司的利润全靠销售实现，重要岗位。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孟加拉一暴乱，给他们纺织业带来的损失挺大的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本周会一直下雨，今年天气也怪。”

“哈。”

“听说诸葛烤鱼味道不错，要不改天去试试？”

“我不吃鱼。”

沈珏妈的意见和陈冶一样，劝女儿先试着交往，才知道对方好不好。张家晨和沈珏年貌相当，家世清白，人品也好，属于上佳女婿人选。尤其他对她一见钟情，用最大的热情进行婚姻为前提的追求，以沈珏妈的私心，当然是希望他能取代那个伤了女儿的人。至于感情这回事，多相处自然就培养出来了。为了给张家晨机会，沈珏妈不得不夹在两人当中，经常给女儿警告的眼神，示意不准晾着客人。

沈珏妈走开，沈珏逮住机会，“报纸好看？你在家上网，比在我家看报纸会有趣。”

张家晨将报纸翻了页，“《新民晚报》很好看，内容齐全，可惜我家没订。”

没辙，沈珏偷偷打量他。张家晨生得不难看，长方脸，浓眉大眼。

电梯故障

为了28日的答谢会，销售部全班人马两个周末没休息，终于迎来正日。早上七点半，所有人到办公室集合，做最后一次动员会。大堂已经铺好红地毯，大屏幕电视、公司简介的碟片、宣传册、小型自助餐会的餐台都准备就绪。所有人穿深色正装，忙碌，然而不混乱。

九点，有客户陆续到来。

在门口迎宾的是销售部的年轻女孩，站成一排笑得跟太阳花似的。黄微站在旁边，凡大客户就亲自带进去。她今天特意在小西装里穿了鲜橙色衬衫，果然合影时比起别人的白衬衫要显得精神。

邓阳阳几个都说黄姐打扮得太有心机了，黄微微笑之余突然想到怎么没

陈冶拨拉盘中蛋卷，一个调皮的笑容跳上嘴角，闲闲地问：“是不是想玩尿遁？”

黄隽随口应道：“嗯哪，你知道我心疼就好。这么贵，要能白吃，我宁可被他们揍几下。”

陈冶撇撇嘴，“谁让你非要请客，我就喜欢这里。小弟你下次再强出头，我选法国菜。”

黄隽没心思和她斗嘴，闪去洗手间翻钱包，五百六十八元一份套餐，再加一壶六十八元的茶，还好，刚够买单，不至于在女人面前丢面子。

他从从容容走出去，在过道被陈冶一把拉住。她东张西望，低而急地说：“快，服务员全走开了，我们赶紧跑！”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扯着他向电梯飞奔。

黄隽傻掉了……真白吃啊……以后你还在上海滩混不……大公司的女精英……神人……脑袋果然生得和别人不一样……跑这么快……哟，穿着运动鞋呢……听说有明星专门喜欢偷东西……是怪癖……白吃算不算盗窃……

进了电梯陈冶喘着气笑，黄隽略为犹豫，毅然又按五楼的键，话说得支离破碎：“我知道你受了打击……心情不好……可我请得起……是我自愿的，只要你开心就好……真的没关系……钱财身外物……没事……一会儿别人骂，我说是我想开玩笑……你放心，有什么都由我承担……”

陈冶瞪着他，黄隽摸出钱包，“我请你，真的，我有钱。”

那瘪钱包，能有多少钱？她不信他是不带现金专刷卡的大佬。

陈冶用力抽出自己的手，没等缩回桌下，就被他用力抓住，变成更打眼的手握着手。送菜的服务生愣了下，黄隽视若无睹，继续握着她的手。

陈冶忍无可忍，“好，你凭啥自信，你有什么好？不错，你年轻。可谁没年轻过，我认为我也是年轻的，还没老到需要别人同情。你连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都搞不定，你现在住哪，学校宿舍？难道你觉得我有可能挤在八平方米的宿舍里，为你洗衣煮菜？请我吃顿饭就用光了你整月菜金，可我还没点贵东西。除了吃饭，我用两三千元的面霜，随便一条裙子一双鞋都要上千元，我喜欢的还多着呢，但都不便宜。这是物质的，还有精神上的。你和我，能聊什么？动漫？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和你比较有共同语言。我需要坚实可靠的肩膀，让我可以说工作上的难处。我已经三十多了，不要指望我能跑能跳，陪着你玩。”

陈冶狠下心，“黄小弟，这不是你想象中的爱情。你应该去找同龄的，或者比你小的，可爱的天真的女孩子，陪你笑陪你哭，情同意合，乖乖地生儿育女。然后家人很满意很高兴，帮你买房子成家带孩子。我不能再浪费时间，要趁早找个可靠的男人，不在意我已经不年轻，不计较我曾经的婚姻。而我同样要不在意他或许肥胖或许白发，彼此不过问往事，就这样重新开始婚姻，只因为不想孤独到老。”

黄隽始终没松开她的手，他用空着的左手，用纸巾拭去她腮上的泪痕，“对不起。”

陈冶偏过头，飞快地说：“不用说对不起，只需要理解。”她几乎是苍凉地说：“为你好，也为我好，我们不是一路人。”

我很重要，是前提条件。”

当她回到阮明年那边时，他忍笑，半真半假地开玩笑：“虽然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可别人看上去很失落。嗯，另外那个我帮你打发了，我打赌你更喜欢开会。”

陈冶淡淡地说：“阮总没听说强将手下没弱兵吗，我是得向您学着点。”

一语击中阮明年痛处，他脱口而出：“不是你们想的那回事。”

她不动声色，“我说的，也不是你想的那回事。走吧，你的车在哪？”

阮明年苦笑着摇头，和女下属斗嘴，胜也是败。他转变话题：“黄微打报告，希望调沈珏到她组里，你同意吗？”

陈冶认真地想了想，还是说：“容我考虑。”

这也是个孩子，总是凭感觉向前走，可是，正因为年轻才敢这样，他们不怕摔跤。

陈冶不经意地看了眼黄隽刚才站的地方，人已经不在。他理解她的意思吗？她要的是长久的安稳，而不是短暂的快乐。

晚上她收到条短信，三个字：“对不起。”

是黄隽发来的。

就这样了。还能怎样？

陈冶睡前调手机闹钟，把那条信息又看一遍，“对不起”。

这不是你意料中的结果吗？

如果他懂得尊重，在乎你的感受，必然会争取，然而不可能成功。如果

得哼哼轻笑，主意打得很不错，以前倒没看出他是这种人，难道一直以来她的高风亮节影响到他，脱离后就本性焕发？

“你也知道，我的钱全套在股市里，如果现在抛掉，等于钱丢在水里了。”所以你叫我卖房子帮你？“再说，宜春已经辞职，以后生孩子又是笔大费用，我真的走投无路。”陈冶打定主意，不借，爱莫能助。手机再响起，却是另一个号码，陈冶接起才知道是杨宜春。没等她说话，对方就滔滔不绝了起来。

陈冶好不容易才打断她的话：“杨小姐，我有事，不方便接电话。”

陈冶关掉手机，在跑步机上越跑越快。慈悲心肠？往日情分？谁都有资格评论别人，就是他俩不够分说她，拉倒吧，一边去吧。

阮明年到时，看见陈冶正在拼命做仰卧起坐，旁边有人窃窃私语：“那个女的厉害，一口气做了一百个，明天爬得起来算她狠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他在陈冶身边站定，看她涨得满脸通红，仍然在一个两个地往上挣，只是节奏慢了下来。

陈冶睬都不睬他。管得着吗，现在是下班时间，不要以为星星二十四小时绕着你转。

阮明年蹲在她身边，“差不多了，收工，兑现诺言，请我吃饭。”

“你有心事，什么惹你生气了？工作？不可能，你不是把工作当命根子的人，遇到难题最多想怎么处理，不会发火。感情？两男俱好，无从选择？嗯，这个可能性很大。”坐在避风塘，不理周围喧闹的环境，阮明年和风细雨。

“有事说来分析下，除了有人要挖你、跳槽之类不便说给我听的，其他的都